

今日岭上橘红

■罗 平

那是你心中依恋的风，那是你漫山醉人的红。那是你青春最真的梦，那是你枕边思乡的情。

自然的季节，在时光里轮回流转。红尘的容颜，在季节里悄然改变。立冬之后，秋声已尽，初冬的容颜在经历过夏孕秋娩后，更是显得那么的灿烂与妩媚。

小河淌水，经年涓涓。青青河边草，已经蒹葭成霜，飘絮成云，诗意了家乡的那一河瘦水；东山之东，南山之南，也已色彩斑斓，丰腴了家乡岁月的模样。一念花开，一念花落，一念果熟，一念蒂落。

于是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在雁字回归时，家乡的橘子红了。

最后一缕秋风，随着初冬的脚步，别了春绿夏炎。家乡的山山岭岭，房前屋后，橘子，在秋意渐浓里，在冬意初染里，成熟了，红透了。

家乡的日子，也便在从从容容中远去，在平平淡淡里成熟。时光煮雨，家乡的人们，在雨中行走，在风里往来，在阳光下凉晒。走过风，走过雨，走着走着，橘花就开了，就香了；走着走着，橘子就红了，就成熟了。

你是否还记得，那时候没有现代通信，只要听到村头几声狗吠，就知道有人来了。只要看见几缕炊烟，就知道母亲开始做饭了；只要后山的橘园多了鸟雀的声音，就知道橘子已经红了。

你是否还记得，在初冬的田埂上或小河岸，看昨日青山层林尽染，看流水绿肥渐瘦，看夕阳缓缓西下，看亲人荷锄暮归，看倦鸟双双归巢。

蓦然回首处，家乡的橘子红了，点点鲜艳，如红星点点，如灯笼满园。如今，家乡的橘子是否是你梦里家乡的红灯笼，在点亮你思乡的情，照亮你回乡的路？曾经的思念，如同天边的云朵，在缱绻徘徊；曾经的花开，而今已经硕果累累挂满枝头。时光，不负所有的等待与深情。而你，可曾还记得，家乡那满园的橘花香，家乡那满山的橘子红？

记得，你走的时候说橘子红了，你就回来。

于是，有人每天都在橘子树下守候，从第一朵花开，到最后一朵花落，从第一个橘红，到满园的橘熟。现在，家乡的橘子红了，村头的路口，可曾会出现你的行囊和身影？

曾经，为一朵初开的橘花，你对一缕春风满心欢喜，眉眼低垂。曾经，为一园成熟的果红，你对着一帘秋雨满眼痴迷，心生莫名的感动。无论你走过多少云水迢迢，无论你走过多少艰难险阻，无论你走过多少悲欢离合，你的内心总是那么云淡如初，情深如故。

长发及腰，梳理千缕思念。谁把目光剪成片片流云，谁把心事托付缕缕东风？白首倾世，看尽世间繁华。谁把光阴剪成朵朵红霞，谁把思念化作苍苍蒹葭？

那年橘花开，你与父母在老旧的庭院里，沉默无语，浊酒两杯，几声叹息。那年橘花落，你与他，在橘园里十指相牵，依依难舍，几许依恋。你要去远方，告别了风雨沧桑的旧宅，告别愁眉紧锁的双亲，告别送你山花浪漫的人儿。那时的山风温柔，时光清浅，月色清凉。初夏夜的露水，落在屋檐，打湿了台阶，打湿了一双眼眸。初夏的蛙鸣，敲打着寂静的山村，也敲打着一双人儿的心扉。

你们，在家乡村头那座古石桥上，默默地许过心愿。你们，在后山的那棵老橘树前有过约定。橘子红了，你就回家。

人生，如半生花开，半世花落。昨日陌上花开，今日岭上橘红。有人，是否仍然站在家乡的橘园，等风、等雨，也等你；有人，是否往来于思念的渡口，去赶赴一场橘红的约恋。

故人归来，若你白发苍苍、容颜迟暮，家乡是否有人依旧如初？牵你双手，怜爱顾盼，采橘南山，重拾桑麻！哪怕岁月荒芜，光阴如素？哪怕橘熟冬寒，冰封霜露？

家乡的橘子红了，你在哪里？

家有老小

■唐晓星

一回到家，一岁多的小侄女摇摇晃晃走过来，嘴里兴奋地叫着。我的父亲上前抱起她，笑着说道：看见你回来，她就高兴成这样。

我换好鞋，从父亲手上接过小侄女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清香，摸着她嫩嫩的脸蛋，让她用双手紧紧地抱着，一天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。

父亲给我端来一杯水，心疼地对我说：上一天班辛苦了，先坐下来休息。

小侄女好像听懂话一样，立马从我身上下来，不吵不闹独自在一旁玩耍。

退休后的父亲平时有很多爱好，但从小侄女被送过来后，他唯一的爱好就成了带孩子。他本以为这是件轻松的活儿，孰不知陪伴人类幼崽成长记，比上一天班还辛苦。他争着抢着要带，让我与母亲在一旁心中窃喜。

父亲刚开始带孩子，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。一岁多的小侄女精力特别旺盛，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拿那个，一会儿想喝水一会儿又想拉尿。稍不留神，就不知道爬到哪里翻箱倒柜去了，或者没站稳，突然从哪张沙发凳子上摔下来，把父亲吓得惊慌失色，还好都有惊无险。尽管如此，父亲还是很乐意带

着她，牵她的小手与她一起玩耍，抱她的双腿举过头顶，哄她安静入睡。此时的父亲，就像是一个守护神样，守护着这个小生命的存在。

父亲以前烟瘾特别大，一天一包还不够，还抽出了慢性支气管炎。为此，我与母亲费尽心思让他戒烟，但最后都半途而废。小侄女的到来，父亲开始抽烟躲得远远的，后来发现空气中弥漫的烟味还是熏着她了，便狠心戒掉了。

慢慢地，父亲与我的小侄女之间有了默契，她一个点头、一个微笑、一个眼神，父亲都能体会她的意思。一次，小侄女不肯吃饭，我们连哄带骗，她都反抗。父亲走了过来，他们一阵交流后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她已经喝了半瓶奶粉。正当我们准备为父亲的高智商点赞时，他狡滑说道：其实那半瓶奶粉是他偷偷泡的。

小侄女一天一天长大，对我们逐渐产生了信任与依赖，常常看到我们就眉飞色舞，冷不丁冒出一句“爷爷，奶奶，姑姑”，我们也同样喜出望外。周末的时候，与她爸爸妈妈视频，她反而不情愿了。父亲抱着她笑得心花怒放，说道：响应国家政策，你们赶紧再生一个让我来带，带得有乐趣，很有乐趣啊……

冬阳暖照

■吕振华

于是，一条葱茏的河流幸福无边，在体内耸立简洁，更有担当
 经久不息，慈祥的阳光是冬天唯一最酤最红的酒
 站起身，你的血液浪漫，走向春天

冬天的阳光款款向你移步暖暖地照在身上
 你在熟悉的呼吸里倾听一朵洁白天开的声音
 阳光的手指，赶上山岗电吉它一般，弹响生命的乐章

捞河柴

■肖春红

我出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湘南农村，那时除了过年，我最开心的事之一就是秋天跟着爷爷到水库捞河柴，村民也有叫捞浮柴的。

我家住在栗江上游斗山桥水库边上一个叫朱砂坳的小山村。每到深秋时节，就到了水库的枯水季，山上的灌木柴草都被村民砍光了，落叶树的叶子铺满了山野，整个库区显得宁静通透。秋风起，河水泛起阵阵涟漪，从上游漂流下来很多的柴草、树叶和各种杂物，被风吹拂着，被水推动着，一波接一波，一直漂到主库区的回水湾里堆积着、翻滚着，泛着白沫。待到积累到一定规模的时候，爷爷就会在一天早上背着竹制的长梳耙去回水湾的河滩上捞河柴了。一开始是用梳耙把最靠近岸边的河柴捞上来，直接捞放到河岸的沙滩上晾着，捞完一把，水波又把旁边的河柴推过来填补刚捞出的空白位置。就这样，一把一把地捞着。不一会儿，河滩上就铺满了湿漉漉的河柴，像给河滩编织了一条厚厚的围巾。

爷爷在捞河柴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，挥舞着梳耙，先沿着河湾巡视一番，看哪里是下风口，哪里最适合先捞，哪里最适合堆放，选好位置后，就开始捞。满河的河柴次第挤到爷爷的跟前，像将军沙场秋点兵，叫一个到一个，到一个捞一个，把河水里的“士兵”们一个个地打捞上来放到河滩上重新排兵布阵。

把一个回水湾的河柴全部捞上来要大半天时间，捞完后要先让河柴在河滩上晾上一天一夜把水流干，第二天才能用箩筐挑着半干的河柴倒到晒谷坪上晒干。挑到晒谷坪上的半干河柴一般还要晒上三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收回家。当爷爷把河柴挑到晒谷坪上的时候，就是我最忙碌的时候。我会忙着用小竹棍翻动河柴，寻找有可能从未见过的宝贝。

有一次，我用小竹棍翻着翻着，突然发现一个像鸡蛋一样的白色圆球。我当时以为是河里的白鹭下的蛋，想着马上可以吃爇白鸭蛋，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。当我轻手轻脚地把它捡起来，感觉非常轻，不像是蛋，我问爷爷这是什么，爷爷说是乒乓球，并示范着把球往水泥坪上一扔，竟然跳了起来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东西，又轻又圆还能弹跳，弹跳时的声音十分清脆悦耳，真是太神奇了！我把它洗干净，放在书包里，上学时在课间拿出来玩，同学们追着它跑，抢着要玩。没有一个同学知道这叫什么球，纷纷来问我这球叫什么名字，我又着腰骄傲地告诉他们，这叫乒乓球！他们问我怎么写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

回水湾的第一批河柴捞完后，过个十天半个月时间，又会漂来一些河柴，爷爷又要去捞。一个秋天，大约要捞个三五回，就基本捞干净了。这时整个水库会显得更加澄澈透明，微风吹拂，碧波荡漾。

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，我年年都要陪爷爷去水库里捞河柴。我每年都能从河柴里捡到我从未见过且十分喜爱的宝贝：我的第一个皮球、第一支竹笛、第一把弹弓、第一个木陀螺、第一把木头手枪，等等，都是在捞河柴时捡到的战利品。每到秋天来临，我都在遐想，今年的河水又会给我带来什么新宝贝呢？这些宝贝在艰苦的岁月里陪伴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有时我真的非常感激和庆幸家门口有一条河，一年一度托秋风秋水馈赠给我神秘而可爱的小礼物，每次都让我惊喜不已。要是没有这条河，没有捞河柴的经历，我的童年将是多么枯燥乏味呀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跟同事说起小时候捞河柴的趣事，他们也有人捞过河柴，但他们的故事却让我不敢置信。他们居然是夏天在江河里涨洪水的时候，一群青壮年手持长长的铁制钉耙守候在岸边等候上游漂下来的木头、家具和牲口，一有值钱的河柴漂来，一群人上去争抢。有的地方还把捞河柴说成是“捞河财”，形象地称之为“水里抢饭吃”。都是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，光景竟是如此的不同。

现在，随着近年来封山育林工程的大力推进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，水库里的河柴越来越少了。爷爷也已到了鲐背之年，早就不到水库里捞河柴了。村里的小朋友们也不必再到河柴里寻宝了，捞河柴的故事渐渐地变成了历史传说，像一个遥远的梦。